

似水流年

小时候的年味,打一进腊月就浓得化不开,腊月一到,过年的序幕便正式拉开。栾城南宫村的年味,最是从生产队杀猪的热闹里飘出来的。

每年腊月初八前后,第一生产队就张罗着杀猪。队部大院里,几口大锅支起来,一人多高的木架子竖得笔直,长条案板稳稳搭好,准备工作就就绪了。待杀猪的人家把猪送来,几个壮汉合力将猪按在案板上,喧闹里透着年节的喜庆。这场景引得大人小孩全围过来看热闹。孩子们最是兴

记忆深处

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,女孩子的名字一般都带霞、娟、敏、丽、艳等字,男孩子则多是军、明、凯、辉之类,而我的名字却没有这些字眼。其实我名字的由来,藏着一段曲折的往事。

我的家庭往上数几辈都是单传,人丁稀少。爷爷奶奶生了三个女儿,只有父亲这一根独苗。所以我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时,一看是女孩,爷爷的不待见溢于言表,奶奶虽然也满心不快,面上总算没那么直白。可再不待见,孩子既然来了,总得起个名字。爷爷坐在堂屋的圈椅上,巴啞着他的旱烟袋,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闷烟。半晌,他在圈椅腿上狠狠磕了

奋,他们用猪蹄甲装了碎油块,系上棉线点成小油灯,提着在街巷里穿梭,灯光映着一张张笑脸,满是天真欢喜。

杀猪把式们忙活完,傍晚时分便蹲在坑边将小肠,这是他们除了记工分之外的报酬。捋净的小肠团成一挂,提在手里往家走,家里的孩子们早盼着一顿久违的盛宴。

杀猪后,村里的年味愈发浓烈。煮肉、炸丸子、做灌肠,香气四处飘散,勾得人馋虫直冒。这时学校也放了假,孩子们拿着大人买的鞭炮撒欢儿玩。红

磕烟灰,深深叹口气:“就叫满箱吧。”奶奶忍不住脱口而出:“你这是给人家起的男孩子名字啊!”爷爷硬邦邦地回了句:“这个‘满’,就是女孩的意思。”奶奶不吭声了,母亲也低着头没敢搭话。

父亲从生产队忙完活回到家,母亲低声说:“孩子爷爷给起好名字了。”父亲顿时喜出望外,忙不迭追问叫啥,母亲小声答:“叫满箱。”父亲的火气“噌”一下就蹿了起来:“这叫啥名字!跟她姑排着叫啊!”——我三姑的名字里就有个“满”字。打这以后,给我起名字成了家里的禁忌,谁都不再提半个字。

可我一天天长大,总不能

纸包的小鞭舍不得整串放,拆开一支支点着,插墙缝、埋雪堆、扔空桶,玩出各种花样。我胆子算大,单手捏炮用香火点燃再抛向空中,听着炸响心里却怦怦直跳。摔炮也好玩,揣兜里时不时摔一个,脆响连连。

腊月里的日子,忙碌又充实。腊八要腌腊八蒜,蒜瓣泡在醋里,过年时变得绿莹莹的,配饺子吃满口余香。家家户户赶集买纸钱供品,过了腊月二十就开始蒸年糕、豆包、馒头,村里终日炊烟袅袅,各种香气交织成温暖的温度。腊月二十三小

取名

一辈子都叫“小妮儿”。父亲先给我起了个名字叫“丽青”,母亲摇摇头说,不如叫“臭油”——那是沥青的别称。后来又琢磨出“红丽”这个名字,舅舅家的几个表姐却天天打趣:“姑姑家的孩子是红里,不是绿里。”一来二去,这个名字也不了了之。再后来,据说母亲还替我琢磨过“英霞”这个名字,不知怎的,终究也没叫开。

眼瞅着我都快一岁半了,街坊邻居渐渐开始议论:“孩子都这么大了,咋还不给起个正经名字啊?”这话传到家里,给我起名字这件事才再次提上日程。最后还是奶奶一锤定音,给我定下了“青杰”这个名字。等上了学,我嫌这个名字太

年祭灶王爷,还要扫房子除尘迎新。到了年三十,贴春联、福字、门神,挂灯笼,暮色降临时煮起饺子,年味也浓到了极致。

娘在腊月里最是忙碌,家里家外操持不停,还要帮乡亲们做新衣。一道街的人都把衣物送来,缝纫机从早到晚嗡嗡作响,就为大家大年初一能穿上新衣服,常常年三十晚上还有人排着队来取衣。我带着满心激动早早睡去,大年初一天不亮鞭炮声便此起彼伏,近处噼啪,远处轰隆,宣告着农历新年真的来了。刘建业/文

男性化,索性自己做主改成了伴随我一生的“清洁”。

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,“青杰”这名字其实藏着长辈的心思——“青杰”谐音“清结”,深意竟是嫌弃头一胎生了女孩,盼着赶紧再生一个。原来,我的名字终究还是没逃过那个年代的世俗烙印。

随着岁月慢慢流逝,我渐渐理解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执念,也坦然接受了这个独特的名字。如今,每当有人问起我名字的由来,我都会笑着讲起这段充满年代感的往事。它就像一枚特殊的印记,见证着一个家庭的思想变迁,也悄然塑造了我与众不同的人生。

秦清洁/文

我记忆中的年味
征稿启事

岁序更替,年味绵长,那些藏在旧时光里的过年记忆,皆是心底最珍贵的暖意。丙午马年将至,聊聊您心中的年味故事,讲讲那些与过年有关的难忘故事,晒晒相册里那张弥足珍贵的老相片,让我们一起感受难忘的民俗温情与生活印记。即日起,本版向读者征集“我记忆中的年味”回忆文稿。

征稿内容:聚焦与往昔过年相关的故事,可追忆儿时盼年、备年的欢喜,可书写阖家团圆守岁、走亲访友的温情,可记录老辈传下的年俗旧礼、特色年食,可抒发岁月里年味的变迁与心底的眷恋。

征稿要求:来稿需为原创,叙事为主,与本人相关,内容真实鲜活、情感真挚,语言简洁生动,字数在400~1000字左右;老照片需附简短文字说明。请注明作者姓名、联系方式,稿件将择优刊登,为大家留存一份共同的年味记忆。

投稿邮箱:limengcts@sina.com

征稿日期:即日起至2月23日。

欢迎大家执笔叙旧,以文字回溯旧岁年味,让温暖回忆常留心间。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咨询电话:0311-88629437、88629317

图说
核心价值观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富强 民主
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
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
诚信 友善

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“织音1953·岁月回响”征文

纱锭织就青春

1958年,我揣着介绍信走进石家庄第一棉纺织厂,一进厂区,只见红砖墙、锯齿顶的厂房,在阳光下亮得晃眼。车间里,织机轰鸣,工人们穿着蓝工装,手指在纱锭间翻飞。我跟着师傅学接头,纱线细如发丝,稍不留神就会断,我练得指尖磨出茧子才摸到门道。那时厂里像个大家庭,食堂的棒子面窝头香喷喷,俱乐部的露天电影场场坐满,姑娘们下了班凑在宿舍

织毛衣……

最难忘那年春节前夕,车间搞生产竞赛,我们组连夜赶工,机器声伴着歌声,织出的细布又匀又密。老师傅举着我们的成品,在表彰大会上笑得合不拢嘴。

如今厂房变身“织音1953”,老织机成了展品。每次路过,耳畔仿佛还响着当年的织机声,那是我们用青春织就的岁月回响。杜艳华/文

朝花夕拾

自制贺年片

20世纪50年代,我还在读小学。每当寒假快要到来时,空气中就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儿。那时街上卖的贺年片价格不菲,大多数同学都买不起,于是我们几个伙伴凑钱买来厚实的白纸、水彩笔和浆糊,趁着课间,在教室里把白纸剪成信封模样的卡片,自己动手制作贺年片。窗外天寒地冻,教室里只有一个烧得不旺的火炉,但这丝毫挡不住我们制作贺年片的热情。

贺年片剪好后,我们便拿起水彩笔,在卡片上细细描画。有人画清新雅致的山水画,有人绘娇艳动人的花草鸟虫。虽说画技算不上精湛,色彩却格外鲜亮明丽,仿佛能从那斑斓的色彩里,嗅到扑面而来的年味。

剪、糊、画的工序全部完成,我就会依照各自要赠送的对象,在贺年片的空白处写下新年的祝福与寄语。别看这贺年片巴掌大小,写寄语的学问却不小。文字不求繁复,但要

字字真挚,得把自己的心意与期许都融进寥寥数语里。给老师的,就写“祝老师新的一年幸福愉快,身体健康”;给同学的,便是“愿你学习进步,在新的一年里取得优异成绩”。写完祝福,再端端正正写上老师、同学或好友的名字,署上自己的名字。给老师送贺年片时,我们总要恭恭敬敬地站好,行一个注目礼,双手捧着卡片递过去。

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,日子纵然过得清苦,同学们制作、互赠贺年片的热情却丝毫不减。那种热热闹闹、你来我往的温馨氛围,直到今天还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如今,新年送祝福的方式变得快捷方便,电子祝福更是转瞬即达。可我总也忘不了儿时的那些贺年片,因为每一张贺年片的背后,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。

李树发/文